

中国学习者英语感叹句习得特点研究*

刘科成 彭爽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 本文采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 利用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 探讨中国学习者英语感叹句的习得特征、发展模式以及习得质量。结果发现: 在感叹句应用数量、构成结构以及语用环境上,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存在明显差异, 学习者对形容词+名词这一搭配习得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他们在使用 what 引导感叹句质量上的下降; 随着学习者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 他们所产生的感叹句质量也随之提高。为此, 英语教学中要结合真实语料介绍英语感叹句的构成结构以及应用环境。

关键词: 感叹句; 语料库; 中介语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2)06-0124-5

A Study of Exclamation Acquisition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Liu Ke-cheng Peng Shua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clamations through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The data show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exclamations on amount, structure and context.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deficiency of collocation (adj. + n.) will lead to the incorrect exclamations, and the accuracy of exclamations can be enhanced by learners' improvement of language competence.

Key words: exclamation; corpus; inter-language

1 引言

感叹句是表示喜怒哀乐等强烈感情的句子。感叹句句末常用感叹号, 一般用降调。英语感叹句句首多用 how 和 what, 其余与陈述句“结构相同”(薄冰 2000: 503)。作为 4 种基本句子类型(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之一的感叹句既可以用来传递信息, 又可以用来表达情感, 其特征受到众多语言学者的重视。比如, 金绍禹讨论了不带感叹词的一类特殊感叹句——动词不定式感叹句, 并详细论述了“英语动词不定式感叹句的特征及其修辞作用; 动词不定式感叹句除可以表示愿望外, 还可以表示同情、表示苦恼、表示惊讶、表示悲伤、表示惋惜、表示悔恨、表示羡慕等, 常用来表示不愉快的感情”(金绍禹 1981: 26-27)。杨才英基于汉语感叹句的研究, 提出感叹句的 4 个功能语义特征, 即“态度的赋予性、评价的主

观性、经验的逆向性以及程度的强烈性”(杨才英 2010: 45-48)。刘鹏运用心智哲学的观点探究了汉英感叹句的异同, 认为“汉语感叹句以‘顺理’为纲, 呈现话题优先特征, ‘词突显’性尤其显著, 且常用意合手段; 英语感叹句以‘显情’为要, 焦点结构化语言性质明显, 主要依赖固定的句法手段来表达感叹, ‘句式突显’性强”(刘鹏 2012: 16-22)。陈艳芳则讨论了英汉典型感叹句中的感叹中心形容词的选择问题, 指出“汉英语感叹句中的形容词的语义特征都具有语义相对性、对立渐进性、分布标记性; 汉英语感叹句的形容词, 无论是无标记项还是有标记项都表现为其本义, 不发生语义中和”(陈艳芳 2011: 86-87)。然而, “无论是汉语学界, 还是国际语言学界, 对感叹句的研究最为薄弱”(石毓智 2004: 1)。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感叹句应用上的差异, 以及对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最小篇章模式对比研究”(10BY006)、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数据挖掘技术在语料库语言学中的应用研究”(0809023)和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团队项目“汉语代词的功能研究”(NENU-SKD2009)的阶段性成果。

学习者英语感叹句习得特点的研究更是鲜有涉足。我们利用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进行了精心设计,采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并运用 PowerGREP 软件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中国学习者英语感叹句的习得特征、发展模式以及习得质量,旨在探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深层次原因,为中国英语教学和学习者学习英语感叹句提供指导和帮助。

2 研究的设计

本研究采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在中介语语料和目标语语料之间以及不同水平的学习者语料之间”(文秋芳 丁言仁 2003: 268)进行对比,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感叹句应用上的差异,以及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中国学习者在使用英语感叹句上的习得特点。主要回答以下 3 个问题:(1)在感叹句的应用上,中国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是否存在明显异常?如果存在异常,那产生异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从搭配角度讲,中国英语学习者应用由 what 引导的感叹句具有什么特点?(3)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感叹句的习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1 语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驱动的研究方法,应用的语料库是由桂诗春教授与杨惠中教授共同开发建设的 CLEC (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该“语料库由分别代表 5 个学习阶段(高中生、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六级、英语专业 1-2 年级学习者、英语专业 3-4 年级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者语料组成,共计 100 万词”(桂诗春 杨惠中 2003: 1-10)。采用的参照语料库是 Frown,它以 1991 年出版的英语本族语文章为语料,容量也为 100 万词(Hundt & Sand 1999: 1-10)。为了数据处理的方便,研究中仅统计以感叹号结尾的感叹句,对于以非感叹号结尾的感叹句会另行撰文加以讨论。

2.2 分析工具

首先,运用 PowerGREP 软件的“采集数据”(Collect data)功能,将 CLEC 与 Frown 中的感叹句(以感叹号结尾)检索出来并另存为文本文件,对得到的文本文件进行感叹句类型标注,标注的类型分为 8 种,分别为:(1)由 what 引导,例如:What a wonderful color it is!(2)由 how 引导,例如:How lovely she is!(3)陈述句,例如:Anyway, I like sports very much!(4)祈使句,例如:Don't move! Stop!(5)疑问句,例如:Why you don't jump into water like others!(6)词组,例如:Our lovely teachers!(7)单词,例如:Blue! blue!(8)分句,例如:One could not control his birth, but could he control his death!(章振邦 1997: 869-872)以上各类型的感叹句例句均节选自 CLEC。对标注后的文本运用 WordSmith5.0 进行统计得到研究中要用的基本数据。然后分别对比与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

本族语者感叹句使用上的差异,具有典型意义的 what 引导的感叹句使用上的差异,以及不同学习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感叹句使用上的差异。

3 对比与分析

3.1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感叹句应用对比情况

表₁ 感叹句在 CLEC 与 Frown 中应用频率统计数据

	what	how	陈述	祈使	疑问	词组	单词	分句	
CLEC	74	165	577	212	30	100	165	6	1329
	5.57%	12.42%	43.42%	15.95%	2.26%	7.52%	12.42%	0.45%	100%
FROWN	10	6	331	80	19	79	143	11	679
	1.47%	0.88%	48.75%	11.78%	2.80%	11.63%	21.06%	1.62%	100%

(1) 中国英语学习者较本族语者过多使用感叹句

从表₁中可以看出,CLEC 中共出现 1329 个感叹句,而在 Frown 中共出现 679 个感叹句。同样为 100 万词的语料库,CLEC 中应用感叹句的数量几乎是 Frown 中的 2 倍,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多地在书面语中使用了感叹句。从感叹句的具体构成上看,CLEC 中由 what 引导的感叹句是 74 句,Frown 中由 what 引导的感叹句则只有 10 句,只占有所有感叹句的 1.47%,前者是后者的 7 倍多。CLEC 中由 how 引导的感叹句是 165 句,而在 Frown 中由 how 引导的感叹句仅有 6 句,只占其所有感叹句的 0.88%,前者是后者的 27 倍多。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相比,在书面语中所应用的感叹句大多是由 what 和 how 引导的。

在二语习得中,教科书中大量的机械训练是某些语言形式“过度使用的主要成因”(Crewe 1990: 316)。英汉感叹句的表达中最显著的句式差异就在于英语中有 what 与 how 引导的感叹句形式。为了让学习者理解掌握这类特殊的感叹句,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英语教育均以应试为目标的情况下,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师都非常重视这种差异,都对学习者进行了大量的训练。这种机械式的大量训练使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大脑中对以 what 和 how 引导的感叹句形成了特殊的反应机制,学习者一旦要用感叹句来抒发情感传递信息时,大脑中最先出现的必定是以 what 和 how 开头引导的感叹句形式,对其他类型的感叹句会产生暂时性的遗忘,好像英语中的感叹句类型对他们来讲只有以 what 和 how 引导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较本族语者过多地产出了以 what 和 how 引导的感叹句的现象。

(2)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所用感叹句的构成结构差异显著

另外从表₁中还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应用的感叹句数量变化曲线基本上一致,但具体顺序有显著差异。从数量的排序上看,中国学习者英语感叹句中应用最多的是陈述型,其次是祈使型,how引导型,单词型,词组型,what引导型,疑问型和分句型;而英语本族语者应用最多的也是陈述型,其次分别为单词型,祈使型,词组型,疑问型,分句型,what引导型和how引导型。What引导型与how引导型的感叹句在英语本族语者所产出的所有感叹句排名中排名最后,这也说明英语本族语者在生成感叹句时的随机性更大,而不像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感叹句抒发情感传递信息时,有时会刻意地去选择以what和how引导的感叹句。

(3) 引语情况不同

在Frown中本族语者使用的679个感叹句,应用在直接引语环境中的共有512句,占其75.4%。而在CLEC中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了1329个感叹句,感叹句的数量几乎是Frown中的两倍,但应用在直接引语环境中的只有440句,占其33.11%。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更愿意在直接引语中使用感叹句,直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展现内心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则没有这种感叹句的应用意识。另外,CLEC中的语料很多是由学生的限时作文构成的,ST3与ST4本身就是由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的考试作文组成,这种限时性作为语料产出非常重要的环境变量,也直接导致了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输出感叹句时会忽略其应用场景,大量的感叹句出现在非直接引语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使用英语感叹句上的差异,本研究特以最具典型意义的、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为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找到差异的根本原因,并为中国英语教学以及学习者本人在学习英语感叹句方面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

3.2 由 what 引导的感叹句应用情况分析

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是英语众多形式感叹句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国内各语法书籍几乎都对它的应用情况以及构成模式做过重点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它的的确确是一个难以掌握的语言项目。词汇搭配能力与语言综合能力有“显著相关”(黄强2002:73),即词汇搭配能力越强,语言学习者的综合语言能力越强;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能力越强,其输出的句子中的词汇搭配更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使用习惯,输出的语言也就更为地道。可以认为词汇的搭配是反映学习者语言综合能力的一面镜子,是其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也为考察语言学习者的综合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数,因此为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对what引导的感叹句的应用情况,作者提取了CLEC中所有由what引导的共74个感叹句,并从搭配角度进行了重点分析。

通过观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CLEC中的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结构都是What+(A/AN)+(ADJ)+N+(S)+(V)!形式,其中括号中的成分可以省略。在这74句中,省略A/AN的有2句,省略ADJ的有19句,NOUN中有72句为单数可数名词,省略S+V形式的有53句,应用最多的感叹形式是“What a pity”,共出现9次。在不省略ADJ的55个感叹句中,按语法形式,学习者使用的词汇搭配主要是ADJ+N(卫乃兴李文中2005:130-142)。因此只要考察分析这些ADJ与N的搭配质量,即可得出感叹句的应用质量。

在CLEC中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中,频率大于等于3的名词主要包括thing(5),night(5),day(3),person(3),experience(3),life(3),名词后括号内的数字为该名词在CLEC中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中出现的频率;thing与night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以night为例,通过检索BNC(Hoffmann & Evert 2008:47)语料库,修饰night形成搭配的前十位形容词是last,that,one,all,late,previous,good,first,twelfth,sleepless;在CLEC中则主要有beautiful,happy,wonderful,terrible,即CLEC中what型感叹句主要有beautiful night,happy night,wonderful night,terrible night搭配。也就是在形容夜晚的美好、夜晚的幸福、夜晚的精彩和夜晚的糟糕时,中国英语学习者最常用的词为beautiful,happy,wonderful和terrible;而在BNC的搭配中则很少出现类似的搭配用法。再来看thing的使用实例。在CLEC中出现的以what引导的感叹句中,与thing搭配的有4个词,分别是interesting,very,simple,disgusting,用于形容事情的有趣、事情的少见、事情的简单、事情的恶心。但通过检索BNC,虽然也出现了上述搭配,但出现在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中则一例也没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使用的what感叹句中修饰名词的形容词与本族语者有显著差异。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本族语者与中国英语学习者感叹句应用间的差异,特将CLEC中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中频率 $f \geq 6$ 的形容词检索出来,它们是wonderful,beautiful,good。以应用最多的beautiful为例,CLEC中what型感叹句主要有beautiful night,beautiful bird,beautiful sky,beautiful experience,beautiful day搭配;而在BNC中检索与beautiful形成搭配的名词,前十位的分别是woman,girl,countryside,scenery,gardens,things,hair,surroundings,face,beaches。英语本族语者主要用beautiful来形容女性和景色等的美丽,而中国英语学习者则没有此类应用意识。再来看wonderful的应用实例。用wonderful修饰的名词主要有color,world,night,evening,term,idea。学习者主要用wonderful表达事物的精彩,如漂亮的颜色、精彩的世界、精彩的夜晚、精彩的学期、精彩的晚上、精彩的想法等等。通过检索BNC语料库,wonderful color出

现的频率为 0,也就是说,英语本族语者从来不用 wonderful 来形容 color 以表达颜色的精彩,wonderful color 属于典型的搭配误用。最后来看 good 的应用实例。用 good 来修饰的名词有 group, sleep, league member, advice, friend 等,用来表达一个好的小组、睡了一个好觉、一个好的团员、一个好的建议、一个好朋友等。虽然在 BNC 中能够搜索到以上 good 应用的实例,但 good 也并不是上述名词的典型搭配。由此对比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所应用的 what 感叹句中形容词所修饰的名词与本族语者有显著的差异。

另外,在 CLEC 中我们检索出例句①:作者在该语料作文中将军人的训练视为一种浪费,借助感叹句来抒发情感。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是一句非常典型的“异常搭配”(卫乃兴 2006: 51)。同样在 BNC 中用 big waste 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一亿词次的 BNC 中仅得到例句②,而且 big 和 waste 都修饰 bins。

① What a **big waste!** (ST6)

② When he came down the alley toward the club's stage door he could see that there were three rough-looking teenagers who'd clambered up the side of one of the **big waste bins** and were lifting stuff around inside. (BNC Corpus, GW0 3020)

由以上对比以及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使用 what 引导的感叹句上,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 what 引导的感叹句不够地道。其深层原因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对英语形容词+名词这一典型搭配的掌握上存在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导致了他们在 what 引导感叹句使用质量上的下降。

这种搭配缺陷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母语(汉语“负迁移现象”所致。“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汉语(普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负迁移对英语学习有影响”(苏留华 2000: 44-52),what 引导感叹句的输出实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汉语词汇的影子。比如汉语中的“美好”、“漂亮”与英语中的 beautiful 意义相对应,汉语中可以用“美”来形容“夜晚”、“天气”、“鸟儿”等事物。中国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描写美好的夜晚、漂亮的鸟儿、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天气时,可能由于英语水平等原因,找不到相应的修饰词汇,不得不借助于汉语思维中的形容词,负迁移现象由此产生,实例感叹句中出现了诸如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bird, beautiful sky, beautiful experience, beautiful day 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 What a big waste 更是汉语负迁移的一个典型实例。

同时,应该注意,不仅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使用感叹句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不同的英语学习阶段对感叹句的使用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3.3 不同学习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感叹句应用情况

对比分析

表₂ CLEC 感叹句应用情况统计表

	what	how	陈述	祈使	疑问	词组	单词	分句	总数	引语数量	失误数量	感叹失误
ST2	28	124	278	92	12	50	109	0	693	231	220	27
ST3	7	5	80	21	6	6	14	0	139	53	50	6
ST4	5	7	71	13	4	7	6	0	113	26	33	4
ST5	25	22	109	68	3	27	28	3	285	102	39	3
ST6	9	7	39	18	5	10	8	3	99	28	18	1
总数	74	165	577	212	30	100	165	6	1329	440	360	41

(1) 从表₂ 纵向上可以看出,CLEC 中 ST2(高中生)应用的感叹句最多,有 693 句,占感叹句总数量的一半还多。而英语专业 3-4 年级学习者应用的感叹句最少,只有 99 句。ST3 与 ST4 虽然代表了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六级英语写作者的写作水平,但在感叹句的应用上却表现出了与其他学习者有明显的差异,ST3 与 ST4 的语料来源于四六级考试的限时作文。除了 ST3 与 ST4 之外,各阶段学习者在 what 型、how 型、陈述型、祈使型、词组型、单词型感叹句的使用频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所选用的语料相关。CLEC 本身收集的都是学生的作文,属于典型的书面语料库,语料是按照学生学习年限的长短与水平的高低来安排的,感叹句应用的数量随着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与学生的能力有关。在高水平学生作文中,学生会放弃这种用感叹句直抒胸意的手法,而用别的语法手段来完成同样抒发情感的目标。另外,本研究的结果在书面语上具有典型性,在口语中是否呈现同样的规律还须进一步的验证。

(2) 从表₂ 横向上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学习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所用的感叹句中都是陈述型的最多,分句类型和疑问类型的最少。陈述型感叹句在所有的感叹句中比例最大,数量最多的原因可能是该类感叹句的生成最为容易,可以通过在陈述句后面直接把句号变为感叹号而使其成为感叹句,而不用添加任何其他特殊的成份,更不像由 what 引导和 how 引导的感叹句,需要特殊的句式。英语学习者很可能害怕使用由 what 引导和由 how 引导的感叹句带来语法错误而非常谨慎地使用它们或尽量少地使用它们。疑问型感叹句本身就极为特殊,大多由疑问句转化而来,但疑问句本身是由问号结尾,因此学习者很少使用疑问型感叹句。

(3) 从表₂ 的后两列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随着学习年限的增加,在所应用的感叹句中言语失误数量明显减少,感叹句的失误数量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感叹句的掌握越来越好,对感叹句的应用也越来越自如。

另外,各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感叹句的失误数量与其应用的总感叹句数量之比也反映出同样的现象。在ST2中,高中生共使用了693句感叹句,出现了27句感叹失误,比例是4.01%;在ST3中,大学英语非专业学生在四级考试中共使用了139句感叹句,出现了6句感叹失误,比例是4.32%;在ST4中,大学英语非专业学生在六级考试中共使用了113句感叹句,出现了4句感叹失误,比例是3.54%;在ST5中,大学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共使用了285句感叹句,出现了3句感叹失误,比例是1.05%;在ST6中,大学英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共使用了99句感叹句,仅出现了1句感叹失误,比例是1.01%。感叹失误比例的下降直接反映出学习年限及学习水平与对英语感叹句的掌握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此类现象应该不仅仅出现在学习者对英语感叹句的学习上,对其他语法现象的学习亦是如此。这也直接要求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水平,根据这样的学习规律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进程,使学生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4 结论与教学启示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感叹句应用上存在较大差异,语库容量相同的情况下,中国英语学习者用了两倍于本族语者的感叹句数量,由what和how引导的感叹句数量亦数倍于本族语者。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在习得感叹句的过程中受到反复多次强调的影响,使得学习者在应用感叹句来抒发情感、传递信息时形成了习惯性的反射,也间接证明了Schmidt的“某种语言形式出现越频繁、越集中,就越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从而更容易进入他们的中介语系统”(inter-language)(余国良2009:79-80)的结论。同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感叹句的构成成分以及应用环境上与本族语者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我们从搭配的角度分析了由what引导的感叹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形容词+名词这一搭配的掌握不足,这大大降低了感叹句的输出质量,汉语的负迁移则是导致搭配出现异常的重要原因;随着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其感叹句的失误数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上面的讨论给予我们启示。为使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够产出准确地道的英语感叹句,英语教学中除了给出英语感叹句的基本组成模式外,还要介绍英语感叹句的构成结构以及应用环境,最好能够结合语料库给出真实的语料让学习者有更直观的理解与认识,“对能够反映词汇知识深度的典型类联接与搭配给予足够的重视”(濮建忠

2003:439)。“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词语搭配意识”(王海华 周秀娟2009:62),从而提高英语学习者英语感叹句的输出质量。

参考文献

- 薄冰. 高级英语语法(最新修订)[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陈艳芳. 英汉感叹句对形容词的选择[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0).
- 桂诗春 杨惠中.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黄强. 高年级英语学生词汇搭配习得的实证性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
- 濮建忠. 英语词汇教学中的类联接、搭配与词块[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
- 石毓智. 疑问和感叹之认知关系[J]. 外语研究,2004(6).
- 苏留华. 母语迁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
- 王海华 周秀娟. 中国英语学习者动名词搭配行为的发展特点研究[J]. 外语学刊,2009(6).
- 卫乃兴. 基于语料库学生英语中的语义韵对比研究[J]. 外语学刊,2006(5).
- 卫乃兴 李文中 濮建忠等. 语料库应用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文秋芳 丁言仁 王文宇. 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高水平英语学习者语料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 余国良. 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Crewe, W. The Illogic of Logical Connectives[J]. *ELT Journal*, 1990(4).
- Hoffmann, S., Evert, S., Nicholas Smith, David Lee, Ylva Berglund Prytz. *Corpus Linguistics with BNCweb — A Practical Guide*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 Inc., 2008.
- Hundt, M., A. Sand & P. Skandera. *Manual of Information to Accompany the Freiburg-Brown Corpus of American English* [M]. Freiburg: University of Freiburg, 1999.

收稿日期:2011-11-30

【责任编辑 郝丹】